

蕉風

純馬來亞化文藝半月刊

13

林彭彰





許振第 (刻木) 代一下

蕉 風 半 月 刊

第 十 三 期 目 錄

封 面.....林學大

小 說

回 家.....西 林 (3)
 我是一個推銷員.....萍 (13)
 棍賭徒.....寒 夜 (17)
 理髮椅上.....卿 華 (23)
 馬六甲公主 (中篇連載歷史小說).....予 生 (25)

詩

原始森林.....晴 空 (2)
 明 天.....黃枝連 (18)

童 話 · 寓 言

百 羚 鹿 的 故 事.....劉 强 (11)
 猴 子 與 山 猪.....清 農 (22)

雜 文

人是有靈魂的嗎? (雜感).....蔣 保 (9)
 沙 蓋 (馬來亞風土介紹).....原 素 (15)
 陳文希畫序.....瑪 戈 (19)
 馬來亞去來 (遊記).....紫 燕 (20)

馬 來 亞 青 年 園 地

椰 樹 (詩).....秀 來 (28)
 新 枝 (詩).....子 基 (28)
 給 詩 人 (詩).....黃則盛 (28)
 茶 販 的 心 聲 (小 說).....江 南 春 (29)
 雨 夜 (散 文).....素 常 (30)
 膠 林 裡 (散 文).....斯 尊 叢 (30)
 狗 眼 看 人 低 (詩).....梁 成 (30)
 哥 打 素 描.....寶 英 (31)

蕉 風 信 箱

忙裡偷閒談「某夜」.....寒 影 (32)

畫

下 一 代 (木 刻).....許 振 第 (封 內)
 掃 除 (漫 畫).....翁 詩 誠 (10)
 啼 鳥 (漆 畫).....何 榮 華 (封 底)

原始森林

晴空

綠絨朵朵，

成羣的羔羊，

籐蔓垂做老樹的長鬚，

密織遠山深處，

上山尋草時化做圓柱，

枝頭的寄生草為飛禽築屋，

綠洋一片，

晶潔的翡翠，

山風呼喚迷途的走獸，

淹沒三兩亞答屋。

熱浪襲來時融做綠糊。

林鳥在幽處啼哭。

天女黃昏時刺繡，

近了，

拒見人間繁華，

錯將細線換粗？

奇景揭開圍幕，

偏愛清素，

烏雲倉促過往，

樹桿直搗天心，

送下了殘月，

誤遺墨珠？

勁根抓爛荒土，

靜待輝煌日出。

豪雨鹵莽，

葉齒嚼碎陽光，

磨老了青山嫩膚，

吐落遍地亮珠，

回家

西林



「月娥回家了！」

「月娥帶着大肚子回家……。」

「天啊，一個還沒有老公的女人，怎麼大着肚子回家呢？」

「大地方真是去不得！你看月娥，去石叻坡還不到一年，就大着肚子回家了……。」

「這幾天來，小甘榜里的人們，紛紛談論着這件事。」

是的，月娥回來了。并且，也正如人們所說的：大着肚子回來了！

月娥是這甘榜里的老農人阿林伯的大女兒，今年十八歲，天生一個端秀的臉，兩道細長的眉毛，烏溜的一對明眸，尖尖的鼻子，櫻桃般小嘴……身材也長得恰到好處；實在是一個美人兒哩！說真的，在這甘榜里就難找出第二個像她這麼好看的少女！因此，她一直就有「甘榜之花」的雅號！人們也常常打趣地向她爸爸老林說：

「啊，老林，你有這麼一個女兒，將來就不愁沒有依靠囉！」

事情既然已經做出來了，她的爸爸也無可奈何，只好慨嘆「家門不幸」；女兒畢竟是自己的呀！何況她出去做工又是爲了家庭。這幾天阿林伯

用，跟着她的姑媽到新加坡去當女傭；可是，一年後的今天，卻大着肚子

家的大門，從早到晚，一直緊緊地關閉着。就是這樣還有幾個好管閒事的婦女和小孩，時常在他們屋前走動，伸長了脖子探頭探腦地由窗口往屋裏望。

一年前，正是膠錫慘跌的時期；甘榜里的人家，生活都很困苦。老林伯夫婦倆，年紀雖已五十出頭，但依然勞苦工作着。早上去割膠，下午到菜園里種菜，一天忙到晚。可是，他們的收入，却還不够維持一家七口的生活。在他們的兒女中，除了月娥是十七歲能够幫一點忙外，其他的最大不過十四歲，最小才九歲不到。

因此，老林伯夫婦常常指着月娥，嘆着氣說：「要是月娥是男的就好了！」

可是，她却是女的！因此，爲了要減少一人的衣食，老林姆好幾次對老林伯說道：

「還是託媒人給她找個婆家吧！女孩子遲早都要嫁人的，怎不早一點嫁出去算了！」

可是，提到嫁人，月娥就不高興了！因爲她雖然是個村姑，可也在村

里的學堂唸了五年小學，頭腦也「開通」了。因此，她常說：

「女人，女人就不是人嗎？」

再說，她也常聽人說她長得還不錯。村子里的男子啊，粗頭粗腦的，又不懂「愛情」，又沒有汽車洋房，嫁了他們，還不是在膠林里割膠，往田里工作，穿的是粗布，吃的是淡飯，嫁了一兩年就生兒子，這樣就把青春埋葬了。所以，當她的爸媽提起「嫁人」，她就不高興地把嘴歪了幾歪，氣嗷嗷地說道：

「嫁人，嫁人？要嫁也得嫁個大地方的人！」

因為，她頭腦里充滿着小說裏寫的汽車洋房。小說里的女主角都是戀愛，坐汽車住洋房。並且，她偶然到離開甘榜七英里的小市區里去看電影，也看見大地方的男子和女子啊，開汽車到海濱談情說愛。

那是去年的「清明時節」。

月娥的姑媽——原在石叻坡做「亞嬭」，請了假回到甘榜來，為她老公掃墓。

難得回來嘛，來了當然到哥嫂家

里去坐坐，也給姪兒們帶了一些新奇的玩具，好看的布疋和甘榜里從來沒見過的糖菓。

月娥也得到了姑媽的「禮物」，那是幾碼新衣料，一雙漂亮的鞋子，還有一套現成的衣裙和唇膏、髮油。這可把月娥樂壞了，她高興得直跳，趕忙穿上了那套現成的衣裙，又塗上了唇膏，跑到隣居去給她的女朋友門看看，誇耀一番。高興之餘，她又想到：石叻坡這大地方，真是好地方哩，什麼都有，多好啊！姑媽是個老人家，單單給人做「亞嬭」，就有錢買東西送我們，要是自個到那兒，不知能賺得多少錢哩！

當天晚上，老林伯為了給妹子接風，特地趕到坡底去買魚買肉，又吩咐老婆和女兒殺雞請客。

那天晚上，吃過了一頓豐富的晚餐，休息了一會，老林伯夫婦和他的妹子便在小廳上閒談，而月娥也就坐在姑媽的身邊，想從他們的談話中，得悉一些新奇的東西。

談到了生活，老林伯嘆了一口氣，呷了一口清茶，說道：

「唉呀，苦呀！一家七人，就靠我們兩個老的做牛馬。當今樹柮又無好價，菜園收成又不好，真衰啊，就是豬鴨飼了都死的死，被人偷也偷了幾次……唉。」

「人家有兒子的就好啦！好像隔壁的阿牛兄，他兩個兒子都會賺錢……。唉，要是亞娥是個男人就好了！」在一旁的老林姆，聽丈夫說完了，也插嘴說道。

「是啊，月娥今年也十七八歲了，偏是個「查某」仔（女人）！」老林伯也禁不住嘆了一口氣。

「男的和女的還不是一樣！當今的世界啊，不分男的女的，都能賺許多錢的！新加坡有人託我給他找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去做工，不知月娥要不要去，一個月的估俚工無一百也有八十。」那個做妹妹的，因為在新加坡混了幾年，也看多了，較為「開通」，所以她聽了哥嫂的話，這麼地說。

這一說，可把月娥的媽說高興了，就是月娥本身也高興得不得了！「究竟是什麼工呢？月娥做得來

還是做不來？」月娥的媽老林姆趕忙問道。

「是石叻坡一個大頭家，洋房不算，汽車都有好幾部，在加東還有「吃風厝」，家里已請了兩個亞嬭，現在要請一個女孩子給他洗衣服，帶帶孩子，工作不多，月娥這麼大了怎麼做不來？只是月娥肯與不肯罷了！」

月娥聽說，喊了起來：

「我聽，我會做的！」

接着，月娥和媽又忙着問姑媽這個那個，看樣子似乎很想去星洲。

只是在一邊的老林伯，卻冷冷地說道：

「一個女孩家到大坡頭去，不好吧！」

但是，不大好也是好，老林伯家里窮得半死，假如有個女兒會賺一百或八十來補貼家用，卻是再好也沒有了！而且月娥自己也願意，何況「當今的世界不同了」，男人會賺錢，女人也同樣會的。因此，月娥到星洲去做工的事，就在這個夜里決定了。

爲了等候月娥同行，姑媽特地遲一天才回新加坡，在她回家的第四天

早上，月娥便隨同了姑媽，到坡底去搭「新聯長途快車」到新加坡去。

月娥跟了姑媽，離開了家，到一百三十五英里外的新加坡去工作。雖然是初次離開家庭，可是，月娥卻一點也不傷心！

——因爲啊，她想看看大地方的——一切，想聽錢養爸媽，免得兩老一直說「女兒就沒有用！」同時，也好找一個懂得「愛情」，有汽車洋房的好丈夫，不要嫁到山芭里去割樹膠，替丈夫做牛馬和生兒子。

坐了五個鐘頭的車，她終於到了她日夜所想的「烏托邦」——「東方直布羅陀」——新加坡。

先跟姑媽到姑媽的姊妹家住定之後。當晚，又隨着姑媽到熱鬧的街市去玩了一玩。跑了幾條街，到了紅燈碼頭，康樂亭，又到「大世界」，「新世界」，「快樂世界」去跑跑！

車輛，人羣，新色的霓虹燈，巨型的廣告燈，使月娥看呆了！

第二天早上，姑媽帶她去加東一間吃風厝作妹仔——洗衣服，看孩子，掃地。一個月的「估俚工」九十元

，吃頭家，住在頭家厝內的一間小房間里。

這是一個姓古的大商人的家，這個頭家，不但住的屋子很大，就是家里的人也不少。除了頭家婆舅爺，兩個小姐，和二個阿舍之外，聽說還有個「大舍」，在澳洲留學哩。

月娥的工作並不繁忙：除了洗衣熨衣之外，就是整理臥室，看小孩倒不必；因爲三舍每天都要上學的，在家時也常跟着母親。不過有點使她害怕的，就是那個叫亨利的二舍，這個二舍，是個標準阿飛，所以當月娥剛來上工的時候，他就像蒼蠅遇見了蜜糖般，老睜大了那雙鼠眼死瞪，瞪得她有點害怕。

有時，她在洗衣服，他卻不聲不响的站在她身後，等她一回頭，一看時，嚇得一跳，但他卻



嬉皮笑臉地伸出手，在她的臉頰上摸一摸，然後笑着走去。

可是過了一些時候，她卻覺得二舍這人並不如她初來時所想像的那麼壞，而是個懂得「愛情」的小伙子。

的確，亨利對她很溫和，送她東西；並且，還時常和她閒談，談了許多好聽的話，讚美她，並說她長得比好萊塢的明星還漂亮，實在不該做妹仔，還說要是他有一個像她這麼漂亮的「達令」的話，就死也甘心了！這真把月娥說得心動動，以為亨利的確是個多情的種子！

其實，亨利這傢伙，是見了月娥長得好看，並且又是個鄉村姑娘，要勾引並不太難，因此打定了主意，便用甜言蜜語來向她進攻；誰知一攻就攻陷了她愛的防綫。

漸漸地，亨利用汽車載她去吃風，到海邊去「拍拖」，到電影院去看戲。……

有一次，在勿洛海邊，他倆並肩坐在一棵大樹下，亨利在她身邊說着動聽的情話。好一會，亨利出其不意，用手摟住她的腰，並把嘴迎上去，

吻了她一下。這一來可把月娥窘極了，她從來就不曾有過這種遭遇，因此羞澀得很，紅着臉、低着頭，一句話也不敢說。

「月娥，你生氣了嗎？」

「……」

「月娥，我這樣做是愛你呀？我愛你愛得快發瘋了！」亨利像詩人一樣，但又像唸台詞一般。

「可是——可是，你是有錢人的

亞舍，我是工人！」她想了一會，終於開口了。

「啊，你怎麼這樣不開通呢？月

娥！愛情是不分宗教、種族、階級的！你是工人，又有什麼要緊！再說，我能愛你才表示這是沒有條件的愛，這是真正的愛呀！」那張伶俐的嘴，說得多甜蜜！

「……」月娥低着頭，望着動蕩的海水。

「啊，月娥，你愛我嗎？」

「你——」她抬起頭，紅着臉

害羞地倒在他的懷里。

……之後，亨利仍舊時常帶她出去玩

，送東西給她，和她談些美麗的情話！他還告訴她，只要她愛他，那麼將來就可以結婚，結了婚當然另組家庭，有洋房，有汽車，並且還說要接她的爸媽和弟妹們一塊兒出來住哩。

時光過得非常快，月娥來古家工作，忽忽已有半年了。在這些日子裏，她被亨利的美麗情話迷住了，純潔的心，也被這蛇蝎似的亨利佔有了！可憐的月娥，她還以為找到了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了，而這男人，又是有洋房，有汽車的多情美少年；因此，她憧憬着，期待着……

在月娥到古家工作後的第八個月的一個晚上。

古家的人大都出去了；古老爺到他的「小公館」去，兩個小姐也被她的男朋友帶出去，舅爺也到「烟屎間」去過他的「芙蓉癮」，只有佣人和古太太留在樓上。

月娥也乘着這機會，把燈扭熄了，躺在床上。可是，當她躺下不久，

門的開門聲，把她從朦朧中驚醒。

「啊！是誰？」她立刻爬了起來，驚訝地問。

「噓！靜靜，娥，是我，不要怕！是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

「啊，二舍！你，你來幹什麼？」

「別响……我，我愛妳……」

這時，窗外天空中的月亮，正被一大塊黑雲遮蔽起來。

× × ×

農曆新年，月娥請了三天假，帶了頭家和頭家娘打賞的紅包，還有二舍亨利送給她的禮物，歡歡喜喜的回家來。

老林伯夫婦，見自己的女兒回來了，並且又帶了許多東西孝敬他倆，真是高興得合不攏笑口。弟妹們也興高采烈地纏着她，因為她也送了他們不少禮物哩。

鄰近的婦女見分別了八九個月的朋友回來了，也趕忙跑來問長問短。

「新加坡啊，真好玩，汽車就比小街場的要多上一萬倍哩！有一次，我同朋友在二馬路橋頭要過馬路，車一直駛來，我們等了半點鐘還過不去。」

！月娥誇大地說。

「還有呢？那邊的人好不好？」

「還有啊！新加坡的人真開通！」

一對一對的男女，在街上「拍拖」，還有「KISS」！

「什麼叫「急死」呀？」

「KISS就是親嘴呀！」

月娥滔滔不絕地說着，把這些山

芭姑娘，聽得睜大了雙眼，心里羨慕得快要跳出口腔。

「啊！月娥你真會賺錢啊！」

隣居的老媽媽，讚不絕口：「又買了這許多東西回來孝敬父母！」

「對了，月娥姑，將來在新加坡搵到一個好「老公」，老林伯可就安心了！」

隔壁的牛姐，以羨慕又稱讚的口氣說。

「哈……」大家笑了起來，月娥卻若無其事地低着头。心里說道：

「人家早就有了！」

那晚，將睡的時候，月娥偷偷地對媽媽說道：

「媽……」

「什麼事？」

「媽，我有了……」

「她有點怕羞。」

「什麼有了這麼吞吞吐吐。」

「我有了一個男朋友！」她終於說了。

「啊，有了一個男朋友。月娥，當今是文明世界，要自由戀愛，妳年紀已不小了，也不能一輩子給人家「打工」的！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呀？」

「是，是我的二少爺。」

「吓！是你的二少爺？人家是有鋪人，怎會愛你呢？月娥，你別亂想了！」

「不！媽，他是真心愛我的！他還說將來要同我結婚，和爸媽一同住了，並且他已……哦，他已表示愛我了！」

「他能真心愛你，那真是謝天謝地囉！」老林姆停了一停，又接着說：「不過現在在大地方的男人不可靠，你要小心點，別上了人家的當啊！」

「嗯！」這一句話可勾起月娥滿腔的心思。

新年很快的過去了，月娥又回到了古家。

可是，過不了一個月，她感到自

己的身體彷彿有了異樣，做不上一個鐘頭工，就感到頭暈，並且想吐。而亨利也不像以前那樣殷勤的待她了！頭暈，嘔吐，月訊中斷，愛吃酸辣……一切一切，都使她害怕，她彷彿望見了一個陰影！

可是，醜媳婦也有見公公的一天呀！

三個月又過去了，月娥的腹部凸了起來，臀部也比以前豐滿了許多！

她知道這是什麼回事了，所以她就趕忙去找二舍亨利。可是亨利卻是無動于衷地說：

『我還在讀書，要結婚也得等我九號Pass之後……』

並且，也一直故意的避開她。

月娥的事古家的人已經覺察了，時常有人在鬼鬼祟祟地指着她耳語。

事情漸漸傳入古太太的耳里。當這個精細的婦人知道之後，她想了一想，打定了主意。所以當晚她丈夫回來之後，便忙着問道：

『喂，亨利的事情你知道嗎？』

『什麼事啊？這麼緊張？』那個終年在忙着做生意的古老頭，莫明地

反問她。

『亨利跟那個死妹仔有了關係，現在那小妮子的肚子也大了，看樣子已有四五個月了！不想辦法不行的，要是傳了出去……』精細的婦人，還喋喋不休。

『這還不容易嗎？給她幾百塊，打發她回家去好了！』做生意的人總是有他的一套。既然商品可以用錢來解決，兒女的事情還不是可以如法泡製嗎？

第二天，月娥就被叫進太太的房

里。古太太滿面笑容地叫她坐下，她沒有主張地也坐下了。

『月娥，聽說二舍和你很好，並且你肚里的還是他的嗎？』古太太早有一番打算，所以開門見山的說。

『嗯？』這個毫無準備，一點主張也沒有。

『你有什麼打算沒有？』那個又緊緊地追問。

『二少說，說……要跟我結……』她紅着臉，低着頭，羞答答地說道。

『結婚？別做夢了孩子！他早就有了未婚妻了，他的未婚妻露茜是亨利爸爸的朋友的女兒，他們快要結婚了！』

『啊……』好像有一根木棍，往她腦後打下，打得昏昏沉沉！

『月娥，我也不叫你吃虧，這兒有五百塊錢，你拿着！明天就回家去，以後不必再來了！』說完，把錢塞到她的手里，便打發她出去。

拿着五百塊錢回到房里，便倒在床上傷心地哭。五百塊錢就可結了嗎？這就是幾個月來的代價嗎？……她越想越傷心，越傷心就越哭得淒涼。

這晚上，亨利沒來看她，顯然是有意避開她。

因此，第二天她只好離開新加坡回家去了。

爸媽聽過她的哭訴後，老林伯長地嘆了一口氣，做母親的也兩泡眼淚三把鼻涕的陪女兒哭。

從此，月娥帶着大肚子回家的消息傳遍了整個甘榜，她爲了少聽他們的閒話，一步也不敢出門。悔恨像毒蛇的牙嚙咀着她的心！

人是 有靈魂的嗎？

蕉窗談夢之一

蔣保

都市的夜，依然是喧囂的。門外的汽車馬蹄聲，大世界裡傳來的吵雜音樂聲，都足以使人困頓，不得寧靜。只有當夜蘭人靜，大地都沉睡的時候，我才可以恢復清醒。憑窗小眺，迷朦的夜景，是如何的使人陶醉。窗前的 一叢芭蕉，搖曳生姿，更易引人陷於遐想。

夢境，有時是值得迷戀的。尤其是一些不少思議的怪夢，常令人印象深刻，終生難忘。我從小就有一種癖好，秋燈夜雨，聚三五知己，談鬼說夢；常引為人生最大樂事。越是談得心驚肉跳，毛骨悚然，才越感覺過癮，想來好此道者當不在少數。現在，借用「蕉風」一角，來和大家談談，個人的夢境，並願同好者亦能把你的經歷在此發表，唯如妄想中馬票的「白日夢」最好不在此例。

是在十七年前的一個春天，母親剛剛去世。當時我住在天津，一天晚上，同幾個朋友到光明戲院去看殷秀岑，洪警鈴合演的「冷月詩魂」。(這是一部國語恐怖片，現在兩位主演的明星都已物故了。)回家後和父親睡在一個房裡，父親是習慣晚睡的，到深夜三四點鐘的時候，他聽見我在床上呻吟。最初喊我不應，後來拿起掛在床頭的手仗敲打我的腳骨，依然沒有反應。於是披衣起床，摸摸我的頭部已經冰冷，身體也僵硬了。這時

全家都為父親的喊聲驚起，圍攏在我的床前，束手無策。因為那時天津在日本人的佔領之下，晚間戒嚴，是無法出去請醫生的。

當時的我，像是作了一場惡夢。在夢中，我獨自徜徉在深夜的街頭。舊法租界綠牌電車道一帶的店舖都閉門了，淡綠的燈光照在寂靜的馬路上，越發顯得淒涼。轟然電影裡的故事出現了，洪警鈴率領着一羣惡鬼在鶴華春水菓店的門前擋住了我的去路，一陣淒慘的竦笑，嚇得我魂不附體，拔足狂奔。正在我跑得氣息喘喘，走頭無路的時候，突在一回路的拐角處，碰見了剛剛去世的母親。我情不自禁地一頭撲在母親的懷抱裡，像受了委屈的兒童般放聲痛哭。移時，夢境又轉換了。我孤獨的徘徊在一個四望無際的曠野裡，地上一片枯黃的荒草，遠遠沒有山，沒有樹，天空裡也沒有白雲，像似黃昏，又像似黎明。我孤獨的走着，身子輕飄飄的好像沒有着地，一陣微風吹來，便隨着微風悠悠的移動；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將往那裡去，心裡沒有歡樂，也沒有憂愁了，無牽掛的隨着微風盪盪盪去，這時，從遠處飄來了微弱的呼聲，像是有人在幾里以外呼喚我的名字。我不知不覺地向這聲音盪去，聲音，越來越清晰了，原來是父親在呼喚我的乳名，妹在喊哥，姐在叫弟，一片

吵雜的哭聲把我從離奇的夢境中呼喚回來。當我猛然睜開眼睛的時候，全家的人正在圍繞在我的身旁哭哭啼啼。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從家人的口中知道：我已經死去了將近一個小時。

一場南柯夢，重回人間，並沒有甚麼不舒適的地方。除去耳內嗡嗡作響了一天，和腳骨被父親的手杖敲打得有點疼痛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樣。次日跑去查醫生，檢查身體的結果，一切正常，心臟也沒有衰弱的象徵。何以一場怪夢會弄得真魂出竅，至今還是一個不可解釋的謎。事後我會抱怨家裡的人不該把我從那個混沌的世界裡呼喚回來，如果一個人能這樣不知不覺的死了，豈不避免了許多日後的痛苦。雖然那個世界是如此的渾渾如也，沒有甚麼值得留戀的地方；但是也沒有現世的狡詐和險惡。當我們吃盡了人間的苦頭，嘗遍了人間的辛辣之後，到覺得那個地方也不失為是個好的去處。

也許人生下來就是要經過這些艱難困境的。一個人從呱呱墮地起，受着慈母的哺養，受着家庭的培育，都是有所受而無所施。落到長大成人，當然應對社會盡其應盡責任。不管這責任是輕鬆的，是沉重的，都要硬着頭皮承擔下來。是因為如此，當我經過那次短期而長途的迷茫旅行後，又匆匆的趕了回來。十七年的光陰很快的過去了，幾經變亂，家人離散，到現在飄泊異地，肩上的担子也越來越沉重了。我有時也會妄想：停留在這個處處都講鬥爭，失去人情溫暖的地方，還不如再來一次舊夢重溫，回到那個虛無的世界去吧！但是回頭看看這

個世界，想想自己的故鄉，又覺得責任未盡，終不甘心。不過，從那次異夢中，使我解決了一件令人猶疑而久久得不到答案的問題。人有靈魂的嗎？是的！這是我親身的經驗，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然，何以生理上沒有毛病而會在沉睡中死去。不然，何以會未經治療又從死中活來？這些都是目前的科學所無法解釋的，只有証明了靈魂的存在。人既然有靈魂的，我們就應該珍惜自己的靈魂，始終保持它的純潔，不讓世俗的污濁沾染了它，不讓卑鄙的行動損害了它。將來不論是百戰榮歸也好，馬革裹屍也好，有一個完整的純潔的靈魂，是不愁沒有好的歸宿的。

五月二日



馬來亞童話

百羚鹿的故事

劉強

鹿馬上跳上象背躍出地窖，逃匿無踪。

二、渡江

有一天百羚鹿要渡河，但是怕鱷魚抓他。恰好鱷魚王在泥中曬太陽，他就跑近前和他閒談。百羚鹿問鱷魚王，鱷魚和百羚鹿比較誰多。鱷魚說，河中的鱷魚已經不下千餘。百羚鹿不信請鱷魚王召集諸鱷，命令他們首尾啣接以便計算，證實牠的話。鱷魚聽從他的話，百羚鹿就跳上鱷背按次計算直達彼岸。同時還要嘲笑鱷魚愚蠢

一、失足

一天百羚鹿失足墮入陷阱，象正從那裏經過，百羚鹿大聲喊道：「象兄你做什麼？」象立刻止步，驚訝地問百羚鹿在地窖裡幹什麼。百羚鹿回答道：「唉，你這傻東西！你沒聽說天要下墜麼？我躲在這裏是爲着避險。」象說他一向沒有聽過這樣的事。他仰首一望，看見樹梢天際中間密雲浮動着不停。百羚鹿乘機解釋說：「你看天不是在動麼？這一天天不久就要下墜了！」象再抬頭一看天彷彿真的在幌搖，大吃一驚，立即跳入窖中躲避。百羚

笑罷逃入深林。

三、拔足

一天百羚鹿後腿給鱷魚啣着，他雖然負痛却不敢掙扎。因他知道如果掙扎，必致于死。他對鱷魚說：「你捕不了我。」鱷魚說：「我抓着你的腿了。」狡猾的百羚鹿道：「那裏你所抓的是枯枝，什麼腿呢？」鱷魚懷疑真的抓到枯枝，立刻張口，百羚鹿就趁此逃跑了。

四、拔河

有一次百羚鹿和鱷魚做拔河競賽，他把繩的一端綁在椰樹幹上，然後發令。鱷魚竭力拔繩，椰樹略傾；牠稍停椰樹又復原狀，又失了牠所佔得的一尺地方。百羚鹿看見此情狀，便請牠稍事休息，同時讚頌牠的武力高強。鱷魚喘到不能出聲，承認百羚鹿比牠高強得多。

五、二月

百羚鹿常做公正人爲人解糾紛。有個馬來人向人借款，約定兩個月歸還。期限到了那馬來人想賴賬，他向債主說天上只有一個月，假如有兩個月的時候，自當清償。百羚鹿就叫他到河邊，指着水中問他見到什麼？他答說見到月。百羚鹿又指天上問他見到什麼？他也答見到月。百羚鹿說：「那麼是兩個月啦，你應該還款。」那人無言，就不得不還。

六、擊鼓

一天水獺入河捕魚，把小獺留在岸上請百羚鹿保護。當時動物都用同樣的語言，所以能够互相了解。那時所羅門王統治一切動物，而挪亞統治一切樹木。水獺入河後，百羚鹿獨自遊戲，一面吃草，一面照料小獺。他忽然聽見啄木鳥打鼓的聲音知道戰事已起。他就用腿撲地發警擊鼓的時候不幸無意中壓斃了小獺。

不久母獺回來，看見兒女慘死，就向百羚鹿問罪。百羚鹿承認有錯，求她饒恕，母獺不許，向所羅門王控告道：「唉呀，大王，百羚鹿殺死我的兒女願大王爲我伸冤。」

所羅門王答：「我不能聽片面的言詞，便判斷誰是誰非，把百羚鹿傳來！」

不久所羅門王召集一切官員在河口開庭，命令一切動物聚集那裏聽審。江中魚鱗次櫛比，地上動物漫山盈野，林中飛禽遮滿空際。王就命水獺細述經過情形。獺說：「今天清早我入河捕魚，先把女兒託百羚鹿照料，回來時發覺他們都遭踐斃，百羚鹿也自己承認，請大王秉公裁判。」

王問百羚鹿。百羚鹿道：「水獺所說的都是實話，但是，因爲當時啄木鳥發出戰鼓，所以我也盡責擊鼓發警號，無意中壓斃小獺，所以咎不在我，實在是啄木鳥。」

王命啄木鳥前來問道：「你打戰鼓以致百羚鹿也打

戰鼓，殺死獺兒，咎實在你，你怎樣解釋呢？」

啄木鳥說：「我承認會打戰鼓，但是實在因爲河鱧率衆登岸侵我疆界，所以我不得不發戰警！」

王問河鱧道：「啄木鳥說你侵略別人疆域，你怎樣申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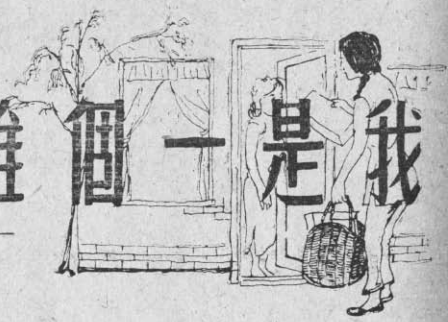
河鱧道：「我見河中恐怖空氣異常瀰漫，龍蝦各率長槍整隊前來，鱸魚各負箭囊列伍而出，河中積屍無數，多是我的親朋戚友。我心淒傷，所以不得不丟水登陸以求安全。」

王就命鱸魚和龍蝦來問訊。兩動物說：「河鱧的話是事實，但是我們並非侵略，我們是避難因爲水獺要捕我們，要殺我們所以我們恐怖逃走。」

王詰水獺，水獺說：「我明認不諱，我會攻擊龍蝦與鱸魚，但是我的兒女如果沒這兩種動物無以養身。我因爲兒女覓食的緣故，不得不把他們託給百羚鹿。」

最後王發宣言道：「一切動物安靜聽着。水獺的禍實由自取。你如果不攻魚蝦他們也不必遷徙，河鱧不至離水，啄木鳥不發戰警，而百羚鹿也不至擊鼓撲斃獺兒。這事情起端在你，你不能怪任何別的動物，不過獺兒的慘斃已可證你有餘了。你可以走啦！」判完所羅門王回入宮殿。





我是一個推銷員

——評——

這番話引起了我的興趣，便急着問道：
「芬姐！甚麼事呀？請您快點說出來吧！」
「一家餅乾廠要僱用一位女推銷員，月薪壹佰式拾元

我是一個餅乾推銷員，也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女孩。父親早年逝世，而母親又在三年前再嫁了，因而我的生活便發生了問題，只好到姊姊家暫時渡活。當時我才是十六歲，由於家境孤苦伶仃，心裏的苦痛，實非筆墨可以形容。去年一天晚上，我正對着茫茫前途徬徨的時候，小學時的同學張愛芬來找我，她是最關心我的好友。她坐下來便對我說：「瓊！我替你找到了一件工作，不知道您能接受嗎？雖然你沒有做事的經驗不過我素知你善於辭令，做事也有耐性，這件事相信你一定勝任的！」

，吃自己的，您願意受僱嗎？」她和藹地說。
「爲了生活，莫說推銷員，除了不願做那沒靈魂的事外，就是再難一點的事，也得幹下去。」

「是的，這年頭失業的人正多着哩，找份工做實在不容易，好吧！瓊，就這麼說了，明天一早我就帶你去工去；我還有點事也該走了。」芬姐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會，站起來肯定地說。我也毫無猶豫地答應下來。

次日清晨，芬姐便來帶我去與該廠的經理見面。進了廠門，右邊便有一間辦公室，裏面坐滿了職員，正中坐着一位年約四十開外戴着眼鏡的男子，正在打連珠炮似的撥着算盤，芬姐領我到他面前點了個頭說：

「楊經理您昨天託我辦的事，已辦好了，我介紹我的同學蘇瓊來。」

「好極了！好極了！謝謝您。」楊經理摘下眼鏡，笑容可掬地說。以後芬姐便向楊經理告辭了，我也開始隨着餅乾車到各處去做推銷的工作。

第一次做這種工作，真有些心慌。我夾着餅乾選定了一排洋樓下的一家，敲了幾下門，便有一位中年婦人出來開門，見了我，眼睛懷疑地瞪住我。

「你找誰？幹甚麼的？」她臉孔毫無表情的問我。
「亞嫂！我是來推銷餅乾的，買一罐餅乾去吧。」
我囁嚅地向她表明來意，心裏卜通通的跳，臉漲紅着。

「推銷餅乾？一天到晚都是推銷！推銷！討厭！不要，不要！」
「嗚！她沒點兒客氣，竟憤憤地把門用力一關，好在我一隻手扶住上樓的欄干，不然真會給她那陣

關門的聲音，嚇得跌倒。

那時我的心靈深處，忽然一陣酸痛，止不着眼淚湧了上來。我呆若木雞似的站在樓梯旁邊，自問自答的想着，這些人家是不是都這樣？要是的話，我的推銷員可就不成了。不，不是吧！也許我倒霉，今天剛好碰到這樣兇惡的女人，二樓的人也許不會那麼兇吧！於是我鼓起勇氣，忍着滿心的苦楚拖着沉重的脚步登上二樓。

上了二樓，看見一家住戶的門洞開着，裏面有位年約五十餘歲的老伯，獨個兒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吸着烟斗，似乎在籌劃着甚麼，嘴巴離開了烟咀，兩塊發紫而帶乾癟的嘴唇，不時在開合，神情好像廟裏誦經的和尙。

「老伯！您好呀！要買罐餅乾吃嗎？這是×廠出品，最富營養的餅乾。」

「甚麼叫做營養呀？又不能天天當飯吃，我的孫兒就是吃多了糖和餅干，滿口牙齒都蛀光了，前天才帶他到醫生那裏去，兩排牙齒全給拔掉，累得他一夜哭着不會睡。」他不耐煩地說。

「不，老伯！餅是不會吃壞牙齒的，同時餅也有好壞，我們這種餅乾是跟別家的不同呀……」

「甚麼不同？還不是麵粉做的！不買，去！去！去！他有點氣惱，擺着雙手揮我出去。

「老伯！你還沒有買過我的餅乾，請你相信……」

「不要就不要！你這人怎麼這樣嘈囂，去去去！」

他不等我說完，便搶着說。

我只好轉身，想敲隔壁一家的門，又恐怕裏面跑出

一個更兇的人來，越想越沒有勇氣，連三樓也懶得上去。下樓時心中覺得十分傷心，想不到第一天出門就碰上這麼多釘子。

我整整地跑了一天，所到的人家，不是說不要就是說買了，不但沒有甚麼成績，而且還受了許多的氣，這真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啊！

晚上回到姊姊家裏，兩條腿就好像罪人上了腳鐐一樣，又酸又痛又沉重，幾乎不能走動了。爲了明天還要工作，晚上很早就上床休息。然而倒在床上又睡不着，想起早上那兇惡婦人的臉孔以及發脾氣的老伯，真使人難受，灰心；是的，硬逼着人家買東西，是令人厭煩的。假如明天又再碰上幾個比今天更兇的人，那可真受不了，還是明天把工作辭掉吧！我爲甚麼要受那些冤枉氣呢？然而不幹又怎麼辦呢？靠着姐姐姐夫供養嗎？從前老師不是說過嗎，每一件事在成功前都有挫折；芬姐不是也說過嗎，現在失業的人正多着哩！不，我不能因爲受了一點挫折，就退縮，我不能自暴自棄，不！我不灰心，我不灰心，我一定要幹下去！人家能做的事我爲甚麼不能做？人家能吃的苦，我爲甚麼不能吃？我有堅苦卓絕的精神，一定能打出一條出路，生活應該要靠自己！想着，我便覺得堅定起來，心裏也感到好過一些！於是我不知在甚麼時候走進了夢鄉。

第二天起來，我又按時上工。兩個多月過去了，我時時碰釘子受人白眼吃閉門羹。的確有些住戶真壞透了，不買便罷，常常還要說便宜話，譬如，你向他推銷，

沙 蓋 原 素

沙蓋，亦稱山番，為馬來亞三種原始民族之一。沙蓋、西曼、咱幹，他們散居於吡叻州東南部，及彭亨州西北部一帶的山間。雖然，在地理上看來，沙蓋族與西曼族所居住的山地，有着相當的分界，其實，兩族混雜而居，並且互相通婚，早已和睦地共處在一起了。也許是受宗教所限制，沙蓋仍未很友善的與馬來人交往。在南馬一帶，他們和森美蘭、馬六甲及柔佛的咱幹族雜居。

儘管他們大多數都已開化，但仍然過着流浪式的生活。不過，他們却是三族之中最可親，最坦白的一族。有些沙蓋喜用顏料塗飾臉孔，用豪豬的刺穿在鼻子上。他們異常迷信，分外懼怕神鬼。因此，每家的門前，都掛着一個蜂巢或一串穿滿孔的椰子殼；據謂這樣可以迷亂鬼怪，教它們無法闖進他們的居處。假使有人在他們的地方死亡，他們便認為是不祥之兆，馬上準備遷居他處。

噴筒是他們最傑出的武器。使用噴筒的族人多住在「怡保毒樹」生長的範圍內。在婆羅洲，沙蓋有採用鐵製的矢的，在馬來半島上，却少見他們使用。噴筒的射程可及五六十碼之遙。但是在狩獵的時候，他們鮮有在三十碼以外發矢的。怡保毒液是怡保毒樹的汁，塗在葉骨製成的矢上，小鳥猿猴觸之即死。

沙蓋極能適應環境，他們的視覺和嗅覺特別發達。他們可以用嗅覺探出蛇獸的所在。他們大都住在岩洞裏，但也有住在茅舍裏的。他們的茅舍高高地建在離地三四十呎的大樹上。以前，樹皮和山葵便是他們的衣料。現在，他們已改穿像我們一樣的衣服了。

居於金馬崙高原的沙蓋是可親的。他們沒有惡意邪念，却賦有野蠻民族所沒有的對人的坦白與純良。他們比起玲瓏地方的西曼要來得敏慧。住在近打縣鎮的沙蓋是最先開化的，他們的服裝已穿得和馬來人無異。他們已懂得採伐木料，或將獵得的獸皮獸骨，攜來市上求售。因此，他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進，同時也減少了疾病的痛苦。

他們的皮色有黃色和褐色的，比馬來人的皮色稍淺。筆者沒有考據過他們的祖宗起自何處，但知道他們在馬來亞的歷史却已經很久了。

他便說「不要！餅乾！簡直像討債一般。」或是：「不要天天來！我這裏並不是銀行！」那種輕蔑鄙視的態度，看了真叫人心寒。這樣我很容易就挨過了半年。

可是每當我推銷碰到釘子時，第二次就變換方式和口氣，不急急於一上門就向人推銷東西，展開攻心戰術的話兒，慢慢才向他們兜生意。有時孩子們在玩，我就給他們一兩塊餅吃，然後才和大人們攀談交易。這樣日子久了，慢慢地就成習慣了，一次比一次熟練，也交到許多和善的主顧。

漸漸，我也感到了職業的驕傲，雖然推銷工作並不甚麼了不起的工作，但我覺得能克服了屈辱與困難，用自己的手生活，我更有自信與自尊，將來再有更大的磨難落在我的身上，我自信也可以坦當得起。



你贏得不少了罷？」站在左邊的青年問。

「那裏，這次才贏得九扣錢。」老陳比比手勢回答他。

「……」青年沒有出聲。

「好了，開第十六回，買呀買買就……」攤主又唱。

「買一開三又殺，買二開四又殺，買定離手又來開！」攤主不停地高唱：「買呀買就來，來呀來就買，唔買又來開呢！」唱完了，攤主就把四方梯形的攤杯打開，用一條黃竹片，把攤豆四粒一堆四粒一堆地數。攤桌四旁的賭徒，大聲地在叫喊：

「開一啊……」
「開三啊……」
「不！斗底二啊……」
「四啊，四啊！」

「開三！」開出之後，攤主唱道：「買一開三又殺呢！」說着，收了攤盤上的錢，又叫道：「夥計，快賠正三元給老陳。」

「老陳，今天運氣不錯，我相信

有得贏。」剛才那個青年指着攤盤上說。

「不！峇路（馬來語——剛才）開三，那裏有開四，當然是開一的！」老陳遲疑地凝視着青年。

「你看，開三定然是跳四。」青年用手指着三，然後，手指一跳又指着四。

「也是理由，」老陳點點頭說：「好，就聽你的話。」說了，就把三塊錢放在四位上。

「買定沒有？」攤主問。
「買定了，買定了。」眾賭徒回答。

攤主依舊打開攤杯，低着頭在數。眾賭徒又在叫喊：「二啊！三啊！……」你們看，四啊！」喊聲混成一片。

「啊！買二開四又殺呢！」攤主伸起四隻手指高唱。

「是嗎？老陳，我說的沒錯。」青年自誇地說。

「是的，不錯。」老陳收起賠來的九塊錢笑着說。

「老陳，應該請食嘢囉！」斜對面的老馬用姆指指一指嘴說。

「你去叫達啦。」老陳看了他一眼，然後又把精神全注意到攤桌上。

老馬微笑着向着門外的茶檔夥計叫：「阿三，沖杯阿華田奶來。」

「老陳，落六扣三位。」那青年又向老陳建議。

「那裏會再開三，不一定還要斗底四。」

「不會的，你聽我說就自有得贏囉，不聽就唔好怪我不講！」

「買幾扣？」
「六扣正三。」
「嘩！那可得了，買六扣四三角

罷。」

「不，買角只一賠一，還是買正好！」

好！

「好，又聽你一次。」老陳不大信任地說。

信地說。

「老陳，我老實對你說，你若是把兄弟當朋友，自己甘心，聽得過我的，就買下；要不你就隨你自己中意，不必勉強。」

「別生氣，老友記，我不過說說罷了，我是很願聽你的。」

「開了！」攤主又叫。攤主算時

，又是一陣叫喊聲！「二……三……四……四……四……」

「啊！開斗底四啊！」攤主在高

叫。

「呵！是嗎我都說斗底四囉。」

老陳的一雙眼睛直瞪住那青年。

「喂，甚麼？我剛才對你說些甚麼？」那青年的腳踏在另一張檯檯上，手掌撐住下巴高聲地說。

「……」老陳氣得不能出聲。

「老陳別灰心，剛才贏得那麼多，現在輸了六扣，也不要緊。」青年

回復剛才的臉色，和氣地說：「再來一次吧！」

「是，來多幾次。」老陳敷衍地回答。

「買就快落手啦！」攤主在催。

「老陳，買四扣一住。」青年建議。

「哦！也好。」老陳應着便把四塊錢放在一位去。「不！老陳，買三

啊！」右邊的黑仔叫。

「你這個搗蛋東西，弄亂人家的心，輸了你賠！」青年狠狠地說，手依舊撐着下巴。

「……」黑仔不敢說，只好把氣吞下。

可憐的老陳，被人家一連棍去幾十元，他看看手中只餘下六元了，不但沒贏一分，反而輸過了本。他呆呆地坐着想：好了，不再賭了，輸下去就連菜錢也沒有啦，回去老板又要搬出祖宗十八代來臭罵一頓。他想到這里，提起脚正想轉身走出，却被攤主叫住：

「沒有鐺，只贖下這六塊菜錢了。」老陳拿出來指了一指。

「來來來！放大胆，一兩次反攻就可贏回本錢。」攤主安慰他說。

「輸了呢？」

「如果輸了，我老李借錢給你買菜，要多少盡可說。」攤主拍拍胸膛大聲地說。

老陳踟躕了好一會，然後說：

「好！真的？」

「當然！一言為定。」接着攤主又對他的夥計說：「伙計！叫杯咖啡冰來請老陳！」

「哦！好！」

「老陳，買幾？」剛才的青年低聲地問。

「買二。」

「買一啊！」

「不！」

「好，由得你。」青年心不甘地回答。

「買唔買 唔買就開喂……」開一哦呢！」攤主清楚地，大聲地叫。

「你嗎？唔聽我講，老實話，我賭攤還此你久十倍，你僅僅不過來了

樣快就走？」

「老陳，為甚麼不再下幾盤，這

樣快就走？」

「老陳，為甚麼不再下幾盤，這

樣快就走？」

「老陳，為甚麼不再下幾盤，這

樣快就走？」

「老陳，為甚麼不再下幾盤，這

樣快就走？」

三四個月而已。」青年嘖嘖叨叨，好像怪他似的。

「你講得對。」老陳只回答了一句，就沒話說了。

就在這種種神秘的環境里，老陳連最後的六塊買菜錢也全被棍光了。他爲了要買菜，只好向攤主開口了：「老李請借住十塊給我。」

「甚麼，咖啡冰沒喝就走了？」

攤主假殷勤地說：「好，借給你不成問題，不過有一個規矩，借出的錢限明天早上九點半以前還來，另外加兩塊錢利息。」

老陳聽了，真想大罵他一頓；但回頭一想，就不得不強裝起笑臉。心中仍止不着罵道：你這個老棍，一早

答應得爽快現在就改了口，好，明天

向老板支下月薪，還給你。以後發誓說過不到這裡來賭。『好，好，明天早上我一定還你十二塊。』

於是攤主就把十塊錢鈔票丟到他的面前；老陳接過，隨手就放進袋子裡，然後垂頭喪氣地離開攤檔，向巴剎走去。

明天

黃枝連

一
明天？

明天！

多美麗的字眼，
多璀璨的夢幻，
然而——

如果沒有今天，

明天將是什麼？

二

是的，

苦難的靈魂，

痛苦的時代；

期望着

明天帶來轉機！

偉大的事業，

生命的旅程；
等待着

明天有一個新的開始，

但是，今天如不踏進一步，

明天你將仍在原地停留。

毀滅底惡魔，

也會嗤嗤地笑道：

「人類？人類！

難道你們不是活在今天嗎？

這可憐而又奇怪的

明天底俘虜！

三

明天，
不會止盡；
生命，
那麼匆匆。

人兒呵！

且不要依靠

明天，

一切都要從今天開始。

一切都要從今天開始。

文希畫集序

瑪戈

陳文希先生，是當代東南亞一位傑出的畫家。他於西洋繪畫既有着優秀的技巧，於中國繪畫則更有着高深的造詣；憑着其高度的學養，與孜孜矻矻的力學精神，近十年來，住在星洲，創造了不少的傑出作品，在當地以及倫敦舉行的各個美術展覽會裏，博得了莫大的聲譽。

推究其成功的原因，無非是技巧高明，學養豐富，對於當地的現實生活與及美麗的大自然有着深銳的觀照，因此，表現在畫幅裏，便成爲活生生的作品。真的，我們不論從他的西洋繪畫作品，抑或是中國繪畫的作品，都一樣地可以看得豐富的生活題材，善於情調表達的色彩，和優越的造境與構圖；而一股現代人的情緒，更其在畫面上活躍着。

文希先生的工作態度，十分誠謹，一點也不苟且。他是一個精於寫實的畫家，而處處不會以描得形似爲滿足，必於構圖設色之間作儘可能的推敲，求得情緒的表達之後，方肯罷手。因此，在他的每一畫幅裏，都各有不同的意境與涵蓄；而這，正是一個畫家的寶貴財產哪。

論其藉以表達情緒的技法和風格，則是多方面而不囿於一隅的。他不屬於任何的一個畫派，更不屬於任何

的一個主義；但古今中外的每一主義和畫派的技法，都無不廣泛地採納，融會貫通，使成爲表現的工具。所以在他的畫裏，一點沒有偏頗的意向，惟有一個現代人的他，與自然界和社會發生關係的表露而已。從這個表露裏，我們不但

可以，看得他的人生觀，也且可以看得他的世界觀哩。

文希先生的近作畫集，就行將出版了。這固然是他個人精心從藝的彙集複現，而在世界上每個角落的藝術愛好者，也正可以藉之欣賞其作品哩。

馬六甲渡頭（文希）



馬來亞去來

紫燕



學。

約在七時，回到了怡保，仍住在育才小

二十四日清晨，育才中學蔡任平校長來。九時許，參觀鍾森錫礦。十一時許至金馬嶺山下的一個叫做打巴的地方（怡保至打巴三十哩）。金馬嶺高原是名冠全馬的避暑地，海拔達四五千呎，據說氣候涼爽，有中國初秋景象；閩、廣兩省出產的一部分茶蔬，在這高原上也可以見得到。我們坐在兩輛公

共汽車上，於午後零時三十分開始登山。原來自山麓至山嶺，路程計達四十哩，迤邐陡斜，稍一不慎，便有翻車的危險；一翻車，勢必跌落深壑中，若不跌成肉醬，我才不信。一時許，到了半山腰間的一個油站，聞得這油等好吃。

三時許，到了山頂，男女團員分住在集成、金山兩旅館中。

大約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已是二時許了，落在我們後頭的一架車子，忽然看不見了，我們停了車，等了一會兒，仍不見它駛來，怕得幾乎要發瘋，以為發生了什麼嚴重的車禍，較悲觀的說法是凶多吉少了。派了一個團員去看，才知是車頭的水乾了，司機下車去取水，因而就攔了下來。將近高原上，有不少的菜園和茶

園，路旁則盡是些沙蓋人的住宅。宅就樹幹及樹枝搭成，簡陋得很，只木板數片，竹葉幾張，便是一間小屋子了。我們又是奇怪又是有趣，所看到的沙蓋人，孩子幾乎全裸了，大人則半裸着上身，大約已知道擁有「不文之物」的下體，是不便呈露於異性之前的。我想像着上古時代的野蠻人生活，和這相差不必以道里計，進化之慢，使人不敢置信。

約近四時，我們全團男女都在金山吃逾時的中飯。集成的主人知道了，竟妒火中燒，說房間不租給我們，要我們搬到金山去住。我們都莫名其妙地土地堂；後來他說：「你們既在金山吃飯，何必住在我這邊呢？」我才知道是因爲適才不在他那裡吃飯，使他少做了一筆生意，所以對我們大發牢騷。於是，我對他說：「晚飯一定吃在你這邊，請不要見怪！」他才心平

氣鬱了。可是，金山的主人知道了，却又緊緊地勸我們一半兒在他那邊，一半兒在集成用晚飯，糾纏不清。我堅決地說：「爲表示公平起見，今晚決定全部在集成吃飯，明兒早上才在你這邊吃點心。」他聽了也就心滿意足了。真個是利之所在，非爭不可！

金馬崙給我的印象並不佳；物價高昂，蒼蠅滿天飛，風景平平，氣候也並不怎麼涼爽。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女孩子兩頰上都泛著紅暈，但可沒有塗上絲毫的胭脂，天生的紅，是氣候還是水土之功，則不得而知。我起初以爲是這兒的女人塗脂的工夫到家，使你看不出是人工的裝飾；後來看見一位剛沖好了涼，還沒有塗抹的女孩子，面頰上也還是一樣紅嫩嫩的，才相信是天然之美，遠非人工所能企及。

這晚正是聖誕節之夜，街道上（這兒惟一的街道）有英兵喝醉了酒，踉踉地走着，歡呼的歡呼，歌唱的歌唱，害得住在金山的女孩子們都不敢外出。

九時許，大家集議金山，以決定

在金馬崙過宿一晚或二晚。照原定的旅程是兩晚，團員們也大多數贊成住兩晚；因爲聽說這兒有許多好玩的地方，還未盡去遊賞，而且打算在明日，集合在山嶺上，來一次集體遊戲，增加這次旅行趣味。可是後來榮基君起立發言，却列舉三大理由，強調明兒早上非離開金馬崙回去不可：

一、我們絕大多數是僑生於南洋的，也沒有回過祖國，住在「長年都是夏」的星洲，不知祖國涼爽的天氣是給人怎樣的一個享受；現在到金馬崙的高原上住一個晚上，便算已經嘗試過所謂涼爽的氣候，是怎樣的一種滋味了。多住一晚又有什麼意思呢？
二、這兒物價極昂，多住一晚，須多費去食宿費車租費等五六百元，師範生大多家境清貧，恐怕未必能負擔。萬一旅費不夠應用，將向何處去求借呢？

三、現在離下學期開學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半個月，若不早些兒回去，對那些想找份職業以維持家計的人恐怕大有妨碍吧！

聽了他的一番大道理之後，誰也

不敢再堅持多宿一宵了。此君大有政治才幹，一人可以說服幾十人，假如是一個帶兵的總司令，一定指揮得宜，戰士用命，無敵不克；現在却只充當這旅行團的總務股股委，未免大材小用了。

我因爲對金馬崙並無好感，又看見一位男團員和一位女團員患病，生怕病情加重，不知如何是好，遂決定明早與金馬崙告別。

二十五，午後八時參觀農場，看幾隻白肥豬，和一些蔬菜、茶葉；然後去看瀑布，雖未若傾江直瀉，但白泡滾滾，如經煮沸，淙淙之聲，不絕於耳，自是另有一種境界。直到九時許車開始下山。

中午，到了打巴，找遍了食館，竟無飯可吃，原來這裡糧食統制正嚴，直到現在，還實行着配給的制度。我們不得已而求其次：各人吃了一碗麵充飢。午後四時許便改從東海岸到了吉隆坡了（金馬崙至吉隆坡一百四十五哩）。

是晚仍住於台山會館，團員們都照來時那樣，分住一大房。

二十六日，午前七時半開車，八時三刻，過芙蓉。

十二時四十分，抵達昔加末，飯後繼續開行，兩百五十餘里的路程（自吉隆坡回星洲），要在一天之內趕到，所以行駛極速，不久就到古來了。一路上，兩旁百碼之地，膠樹都被砍得精光，爲的是怕森林中的人物在那裡出沒。雖然如此「堅壁清野」，但出沒還是不會沒有，於是乎風吹草動，便以爲是有什麼行動了，每動員大兵，加以圍捕，却只撲了一個空。當我們的車經過一個小山下的時候，路旁停着兩三架戰車，車上安放着的大礮和機關槍，正對準那個山頭；山脚下有一隊兵持槍躡步，小心翼翼地在做那搜尋的工夫。我們進也不能，退也不得，心想：若是雙方真的打起仗來，一時要逃到那裡去避難呢？幸而搜尋的結果，大約又是一場空，嚴重的對壘一經解除，我們的車兒也就繼續前行了。

到了新山，已是燈火熒熒的時節了。來接我們的車還沒有到，大雨却先到來了！大家都不怕雨點大，紛紛

猴子與山豬

清農

在野獸羣中，猴子是最不受人信用的，但是山豬卻很信用牠，而且還建起一層深厚的友情。

有一天，猴子不幸病倒了。山豬很同情，而且也很難過，因此牠冒着險，不顧一切地爲猴子找尋良藥，終於，猴子的病被醫好了，於是牠感激地對山豬說：

「豬大哥，我真感激你呀！像你這種朋友，才不愧爲『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好朋友呢！」

山豬並不因此而感到得意，反而很誠懇的對猴子說：

「猴小弟，別客氣了，我們都是朋友，作爲一個朋友就應該互相幫助才是呀！你現在剛病好，我看還是多休養幾天，你的糧食等問題，一切由我負擔好了。」

於是山豬去了，不幸得很，一踏出門山豬便被獵人的流彈中傷腿部，牠痛苦地，勉強地奔回猴子的家去，牠喘着氣說：

「猴小弟，對不起，我的腿部受傷了，因爲流血過多，現在委實不能動彈了。猴小弟，請做做善事！給我找些消毒的藥來吧！」

猴子聽了，非但無動於中，反而譏諷地說：

「豬大哥，剛才你不是對我說，我的一切由你負擔嗎？怎麼，現在倒要我負起責任來了？」

山豬聽了，只覺眼前一黑，於是倒了下去，猴子看了，對山豬說：

「死得好，沒有用的傢伙！」

地下車到附近的店裡去打電話回家，向他們的父母報到已經結束了十日的遊程，就要回家來了。這一陣大雨，

正爲我們洗去了從旅途上帶來的塵雜與穢氣。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追記於新嘉坡

理髮椅 上

華 卿

「先生，請坐呢多。」

當我推開那月活動玻璃門，走進安樂理髮室時，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立刻從沙發上站起來，滿臉笑容的向我打招呼。

「在三十分鐘內能够理好麼？」

我坐上理髮椅後，便指着腕鏢問她。

「得！不過有洗頭同取耳仄。」

「沒關係，沒關係！怎麼妳不懂講國語嗎？」

「一點點，不很好。先生你不會廣府話？」少女用國語回答我，的確她的發音並不很純正。

「嗯，我是湖南人，只會聽一兩句。小姐，國語是不可不懂的。」

這間理髮室非常雅緻，四面牆壁全以大理石砌成，室內除了冷氣之外，其他設備，大都仿做西洋髮室，所以，在夜晚置身其間就宛似置身在一間非常豪華的酒吧一樣。

「怎麼妳們每個人都穿上毛衣呢？怕冷嗎？」

「你唔知囉，冷氣的確太凍了，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怎不冷得發抖哩？」

「這樣說來，你們都不能回祖國了。」

「對呀，我們這些娘惹就只有一世人住在呢須晒日頭了。」

這時，少女非常小心的用剪刀修着髮根，雖然，她的動作並不純熟，但是却很認真。

「先生，你能够把講定的時間拉長一點嗎？我實在怕趕不來。」她低聲徵求地說。

「既是這樣，好罷，就多延長十分鐘；還有二十分鐘相信可以趕得到。」我再看看手錶，長短針正指着八時十七分；沉思了一會兒便回答她。

「架吓咁夜了，難道還要去拍拖？」她開玩笑地說。

「不是，因為我還有事要幹。」我解釋道。

「別說笑了，這麼夜了還做什麼工？」

「那麼妳們爲什麼又要做工呢？」我反問她。

「唉！你唔知囉，我們吃這一行的，處處要聽頭家的話；他說要做到九點，就得做到九點，不然就請你攞包袱。你想：唔做又有什麼法子呢？」她說着，有無限感慨似的。

「這種超時的工作，待遇一定不錯吧？」

「工錢唔使講了，我們從早晨到晚上，有時連十分鐘都沒坐過，一個月不過八九十塊；唉！」她說完，嘆了一口氣。

「吃的穿的都是老板的了？」

「好命，我們的衣裙全要自己出錢，不過式樣倒是頭家娘想的，說到吃的，我們一共十六個人，兩餐的菜，相信還不到五塊錢。」她不停地訴說好像她是她的律師似的。

「這實在太苛薄了！妳們怎不向老板提出抗議呢？」

「誰敢提？記得我剛來上工時，就有兩位工友爲了增加工錢而被頭家趕走了；因此，後來誰也不敢多說一句話。」

「你們不也有工會嗎？」我的同情心，也為她的話所激動了。

「工會？唉，算了，祇要過得去就好了。」

她的話雖有點消極，但在她的眉宇間却充滿了憤慨的氣息。

這時，一個小女孩遞給她一條熱面巾，她接了便替我揩了揩頸項。

「洗唔洗頭？」她和氣地問。

「不用了，就給我剃剃面毛好了。不過，額頭上的鬚剃。」

「呃，你吃耶穌教？」她有點驚訝。

「不是，因為這是我的習慣。」我解釋道。

她在我的下巴和上唇上抹了一把皂泡，然後小心翼翼地用剃刀輕輕地在我上面一下一下地剃，剃好了，她又在我臉上撲一些香粉，然後，很細心地修飾。

「你做了很久罷？以前也做這一行？」我找了一個恰當的機會問。

「不久，祇不過半年；以前我是做罐頭的。」她很坦直地回答。

「做罐頭不好嗎？」我有點不明

她為什麼要改行。

「好，就不罷工了。那個頭家實在太苛刻了，吃自己的一天只有一塊八毛錢，所以大家祇好罷工。但是我們罷了工，頭家也就把門關上不做了，先生你是明白的，人是不可不吃飯的呀？何況我還有阿媽和細弟哩？」

「那麼，妳就來當理髮師啦？」

「恩，來這里做之前，我還去學了兩個月。」她像有點妮妮的樣子。

「哦！兩個月就出師了？」我故意這麼問。

「無鍾呀，只好邊做邊學了；況且，來呢須剪髮的並不在你的手藝好不好，最要緊的還早靚唔靚。」

「話不能這麼樣說，我們無論幹那一行，都要精益求精，不能為了滿足少數人的慾望而荒去了真正的手藝。妳說是不是？」

她沒說什麼，只是微微地笑了笑，好像說已領悟了我的話似的。她扶起那倒下的椅背，使我坐正了，便又擰了把熱面巾遞給我揩臉。

「要吹加哩薄嗎？」她接過面巾，含笑地問。

「不了，放點髮油梳平好了。」

「你這位先生實在很清差，不像那殺衰鬼故意撩人。」

「本來嘛，這些不切要的工作，又何必麻煩人做哩？」

「先生，你實在太同情我們了！」她激動地說。

「我一個人的同情還不够，還要妳們老板和許多請妳們理髮的顧客們都同情妳們才能產生効力。」

我邊說邊站起身來撲了撲衣上的髮屑，然後從褲袋裡掏出兩塊錢交給她，說聲再見，便走了。

「唔該晒！再見！」她為我推開玻璃門，禮貌地說。

「唔該晒！再見！」

「唔該晒！再見！」



第十四章 投進了匪巢

一行人抵達三支碑地方後，花蒂瑪、東阿立和沙林分別了。他們依然騎馬趕程，進行得很緩慢。

大約趕了十英里的途程，發現乘騎中之一腿部微傷，不良於行，東阿立提議稍停休息，趁此也讓受傷的馬休息一會兒。東阿立和花蒂瑪攜手進入林中散步，一邊行，一邊閒談着。護衛中之一人向他們警告，不得深入森林，因為這地方接近著名匪徒沙古爾的巢穴，假使被匪徒們發現了，將會惹起許多麻煩。

「別怕，沙古爾不是我的敵手。」東阿立很自信的說，同時他和花蒂瑪仍然向森林深處走去，怡然自得，毫不顧慮，這時已近午夜，月色迷朦，一切都寧靜了。他們行了約五十碼之遙，然後席地而坐，促膝談情。

「我並不以為我們是在逃難，我們好似在作遠足旅行哩。」東阿立說後向花蒂瑪微笑着。



「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是，我們在這午夜時分獨處森林中，會不會有危險呢？」花蒂瑪究竟是個女人，胆量似乎小一點。

「別怕，我的愛，有我在你身旁，雖有強人當前，也無須恐懼，我可以單獨應付百名沙古爾的嘍囉們。」東阿立似乎很有自信心。

可是正當他說這些話時，他好似覺得附近有些異樣的聲音，好似有人正向他們迫近。他向四面探望一下。可是發現得太遲了，許多人突然由林中躍出，將他們包圍着。使東阿立完全措手不及，束手就擒，當然，花蒂瑪也被捉獲。東阿立雖會拚命掙扎，可是立刻被匪徒們用繩索網縛起來，完全喪失了抵抗力。他們被一羣人解押進森林深處，行了差不多一英里之遠，已達到森林的另一端，被押進一座山洞。

洞中點燃幾盞土油燈，但見一人踞坐在一大木坑前，他身旁席地坐着幾個彪形大漢。東阿立和花蒂瑪都被

押到木坑前，面對着那坐在中央的人物。匪徒們都向那人行禮，那人顯然是他們的領袖。他首先向捕獲東阿立和花蒂瑪的人們問：「這兩人是誰？」

匪徒中之一答說：「我們會竊聽到那人說，他一個人可以對付我們一百人而無懼哩。他指我們都是不中用的蠢材。」

「呵，他果真這般說麼？」踞坐在木坑中央的那人說。那人原來就是匪魁沙古爾。他說後高聲笑了起來。沙古爾在表面上看來並不像一個活閻王，總之，並不像一個兇惡的匪徒，面貌和善，舉止溫文，頗具幾分紳士風度。

「將他先鬆綁。」沙古爾命令着。

「請坐吧，朋友們，你們是誰。」沙古爾接着又發問。

東阿立和花蒂瑪都保持着靜默。同時相互凝對着，似乎在說：「要不要向匪人說出真姓名和地位呢？他們知道已深入牢籠，如果揭露了身份，沙古爾絕對不會輕易放他們去的，也許沙古爾將以他們為質，勒索一大筆錢財。東阿立於是決定編造故事，謊騙沙古爾說：「我在蘇丹軍隊中服役，因為有人在蘇丹面前進讒言，所以我被革職了。我爲了生活，不得已帶着妻子到柔佛去尋求職業。」

沙古爾似乎相信東阿立的話，他甚至對東阿立的被人詭害表同情。

「爲了去柔佛找職業嗎？何不參加我們的陣營，我

們可以重用你，你要知道，我對待屬下一向是很優厚的。何況你又是一表人材，看來也是個英雄好漢，我們很歡迎你。」沙古爾很爽快說出這一番懇切的話。

東阿立竊竊自喜，因為沙古爾竟很輕易墮入陷阱了。他發現沙古爾爲人很豪爽，所以又懊悔不會對沙古爾說出其真象，也許沙古爾不會爲難他們的，甚至沙古爾更可能給予一臂之助，因為這等人對蘇丹是一向不滿意的。以東阿立本身言，他對沙古爾並無憎惡之心，但是當他想到花蒂瑪時，他又不安起來，因此他想，他應該對沙古爾說實話，也許花蒂瑪可以獲得自由，而被護送到柔佛去。

「我很抱歉，我不會對你說老實話，我現在願意告訴你，我不祇在蘇丹軍隊中服役，我而且是衛隊的大隊長哩！」東阿立說後，引起了沙古爾的大笑，一班匪徒們也附和着哄堂大笑，因為他們不相信東阿立是位蘇丹衛隊的大隊長。

「你自稱爲蘇丹衛隊的大隊長，是嗎？」沙古爾笑着問着。

「是的。」東阿立一本正經的答。

「那麼，我就是馬六甲的蘇丹，你必須在此地方爲我服役。」沙古爾滑稽起來了。

「請你相信我，我並不會說謊話，這是真確的。」東阿立希望沙古爾能够相信他。

「你不能這般隨便稱呼我，你應該尊稱我爲蘇丹，你平常對蘇丹也隨便稱呼的嗎？」沙古爾愈加幽默了。

「的確，我是說老實話，請你相信我。」東阿立還在懇求着。因為他不得不這樣低聲下氣，以爭取得沙古爾的同情，然後花蒂瑪才會獲得安全的機會，這樣一個美好佳人，若是任她處在這般性飢渴的歹人羣中，那是一宗多麼危險的事呢！

「即作你是蘇丹衛隊的大隊長，但是你既已革職何不就在我們這裡生活下去呢？你是不是不願為我服務呢？」沙古爾也一本正經的質問東阿立。

「那麼，我的妻子怎樣處置呢？我必須將她送到柔佛去，和她的親戚們同居。」東阿立向沙古爾提出了意見。

「這很容易解決的，我可以令人保護她前去，我相信我的屬下會好好款待她的。」沙古爾替東阿立尋出了答案。

「那麼，請你允許我和她私下商量一下，然後我才能答覆你可以嗎？」東阿立提出另一要求。

「好吧，我接受你的要求了，我的大隊長。」沙古爾說後，就命令一旁的屬下阿里詹說：「將我們的兩位貴賓領到會客中去，讓他們會商一下。」

於是，在阿里詹引導之下，進入一間佈置得精雅玲瓏的小室中，室中的傢私都很時髦，而且很講究，東阿立和花蒂瑪，對於這一點都覺得驚異！想不到一個匪窟中會有這等佈置精緻的地方，可見沙古爾並不是一個通常的盜匪，阿里詹將兩人引進室內之後，也就退了去。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東阿立向花蒂瑪徵詢着。他知道，沙古爾可能命令阿里詹在一旁竊聽他們的談話。

「東阿立，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處境非常危險，我真懊悔不該脫離其餘的人走進森林中。我以為你應該拒絕沙古爾的意見，不能參加他們的陣營。」這是花蒂瑪的意見。

「我拒絕參加，對你將有不利，反過來說，我若同意和他們合作，他們將不會惡待你的。而且，我拒絕的結果可能惹起沙古爾的憤怒，那將造成不良後果。你要知道，這等人雖然外表溫和，可是很容易發怒的，一經發作之後，就難保不做殘暴的事來。而且，我的接受他的要求祇是一種緩兵之計呀。」東阿立設想得非常周到。

「那麼，又怎能相信護送我的人們會好好款待我呢？他們都是些不法之徒，由城市中逃避到森林裡以搶劫為生。沙古爾本人可能是個好人，但是那般屬下是不能輕信的。最好要求沙古爾讓我們多研究一下，然後才答覆他。」花蒂瑪的設想也很有理由。



馬

來

亞

青

年

園

地

椰樹

秀來

椰樹！
 啊！你多偉大，多崇高。
 我問你，
 曾受過多少次暴風雨吹打？
 你這樣的答覆，
 我也數不清究竟有幾萬次。
 你勇敢地矗立着，
 直刺着廣闊的天空。

椰樹！

你的偉大我很欽佩，
 你會鼓舞了多少青年人，
 你會迷醉了多少詩人與畫家！

當，

月上椰梢頭，
 樹影婆娑時，
 我想立即，
 奔入你懷裏，痛哭！

泣訴我十八年來委屈。
 椰樹！

我太荏弱了，
 無勇氣和命運對抗，
 不像你，有無窮的勇氣，
 又這般堅強！
 椰樹！請和我談天，
 告訴我，人生的道理和方向，
 我要學你大無畏的精神，
 把你當做榜樣。

新枝

(外一章) 子基

碧綠的新枝，
 欣欣朝向陽光；
 屈强的青年伙子，
 心田懷着無限希望。

希望

田裡的馬來農夫，
 插下希望底苗秧；

碧海只舟的漁夫，
 撒落希望的漁網。

你的眼睛

抗照

你的眼睛好比明亮的星，
 在茫然的黑夜裏，
 是旅人很好的指引。
 妳給我最深印象，
 也是那兩顆晶瑩的眼睛，

使得我的心永遠盪漾，
 永遠忘不掉夜空的星。
 妳的眼睛並無夢幻，
 有的是深摯的感情。

給詩人

黃則威

詩人呵！
 不要永遠沉緬在夢中，
 揮動你那尖銳的筆桿，
 勇敢地
 揭穿醜怪罪惡的社會，
 讓灼熱的血液，
 在每個人的體內沸騰。

詩人呵！
 不要在天花板下，
 寫些象牙塔裏的詩，
 請打開關着的門吧！
 走到外面來，在門外，
 你才能接受溫暖與陽光。

菜販的心聲

江南春

那是去月十五的晚上，時間已是十一點。因為室內的空氣酷熱，同時外面的月色又好，所以我便自個兒出外去散步，藉此吸吸新鮮空氣。剛走出門，便發現隣家的賣菜婆——阿英，嬉嬉地坐在門口。當時我很驚異，因此趨前一步問道：

「英嬌，怎麼十一點鐘還沒有睡覺？」

「呵！」英嬌吃了一驚說：「小平，要不是聽出你的聲音，我簡直要給你嚇死呢！」稍停後英嬌又接着說道：

「小平，怎麼你也不想睡覺？」
「剛做完功課，出來散散步。」
「我年紀老了，當然不能夠這麼早入睡呀！」

我知道她在說謊，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她要騙我，因為她是一位老實人。因此，我拿過張靠椅，坐在她的旁邊說：

「英嬌，你騙別人也許有人相信；但是，你想瞞我卻是不能的。因為

我早知道你的日常生活，你每晚七點多鐘便睡覺，而每天清晨兩三點鐘便起身的。英嬌，你今晚例外，一定懷有心事吧？」

「……」英嬌低頭不語。

「英嬌，怎麼了？為什麼不回答我呢？」

「小平，我只是……」

「只是什麼？英嬌，你說呀，也許我能給你一點幫助。」

「小平，你知道，我們一家五口的生活，是靠一個小菜檔來維持的，而每天往來的顧客除去幾位熟悉的老朋友之外，幸虧有幾間錫鑛公司來光顧。可是，公司的交易雖好賺，拿錢卻不是一件易事呵，因為公司是每月結賬一次的呀！你知道，我們都是窮人家，窮人家從那兒拿出這麼多的本錢來呢？向人借嗎？有錢的人不會相信，相信我們的卻是一羣窮苦的朋友。欠債債吧！人家未必肯。」

「英嬌，今晚你是爲了錢而不能入睡了？」

「是的，沒有錢就買不到菜來應市。」

「可是，這麼晚了你又去向誰要錢呢？」

「阿六。」

「阿六？××公司的財庫？」

「是的，他說過今晚拿錢過來還我。」

我。

「可是，這麼晚了，他爲什麼還沒有來呢？」

有來呢？」

「我正在担心，阿六一有錢便花天酒地的，今晚如果拿不到錢，明天就要沒着落了。」

還要他的生意？」

「阿六既是這種人，那你爲什麼

「不做便沒得飯吃呀！」

我聽了非常感動；一個人爲了錢竟孤苦零丁地等到那麼夜。於是，我取出袋裡僅有的十元說：

「英嬌，這是十塊錢，我先把它借給你，這麼晚了，我看阿六也不會來的，我想還是去睡吧！」

「小平，謝謝你，謝謝你，公司出糧時一定先還你。」英嬌接過錢感激地流出了眼淚。……

……

……

……

……

……

……

……

……

夜雨

一陣涼風從窗外吹了進來，我走到窗口仰望天空，只有數顆星星靜靜的高懸在天邊。

呼，呼，呼，……一陣大風把黑雲吹了過來，遮住了天上的星星。

常素

隆隆，隆隆，……一陣雷聲，從遠而近，電光越閃越急。接着便是，沙沙沙，沙沙沙，傾盆大雨了。

壁上掛着的煤油燈，被大風吹熄了，屋內變成了一片黑沈沈。
「唉！雨下得這麼大！」
「哼！真是倒楣，屋頂上又漏了。」
「喂，快來搬開這些東西！」
「還是爬上去把它補好吧。快給我拿亞答來！」

「喂！不要跌下來啊？小心點啊！」這時屋子里只是一片嘈雜聲。
隆隆，隆隆，……又是一陣雷聲，這陣恐怖的雷聲把屋內的吵聲打斷了。電光閃閃，把幾張憂愁的臉，照得更加淒涼！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夜)

膠林裏

斯尊叢

當天邊稀疏的晨星還在眨眼，幸福的人們美夢正甜的時候；膠工們便從睡鄉中爬起。隨便吃了點心——餅乾、麵包和咖啡，他們穿上那破舊而粘着膠汁的衣服，匆忙地帶上電土燈、膠屎袋，和膠桶，一步一步地走向充滿着霧氣的膠林。

到了自己的行頭，帶着憂鬱的心情，揮動那把鋒利的膠刀，熟練地割着。一株完了又一株，一排完了又一排；山蚊成羣的向着男女膠工襲擊，豆大的汗珠，從額上流到膠樹底下。在那遙遠的天際已露出熹微的晨光，似乎告訴光明的來臨，黑暗的消逝。膠工們仍舊繼續他們未完成的工作，最後，好容易才把第一步工作做完；他們便拖着那疲憊的腳步回家休息。

平綫，將可愛的陽光不分貧富地賜與大地。膠工們又重新出現於照亮的膠林里，將樹上膠杯里的膠汁一杯杯地收好，然後，將膠汁挑回膠房，滲入醋酸；這樣，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結束了。膠工們就這樣一年到頭割着，收着。爲了生活，忍受着山蚊的吮吸，咬嚼，風吹、日晒和雨淋，以及種種摧殘——可是，所得到的報酬，却那末的微薄。這些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他們這樣嘗盡了辛酸痛苦，爲的只是生活啊！

狗眼看人低

梁成

「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畜生被擲中了！
一陣連珠炮，向着對方亂叫，負痛地連跳帶跑回主家。
「嗷！」那乞丐勝利地冷笑了！
不肯捨尾，狀如追逐死仇？
目瞪着逃亡的勢利狗；
「哼！」鼻孔又嗤了一聲，
衣衫襤褸的影子漸失在黑夜中。

！

哥打素描 寶英

馬

來

亞

青

年

園

地

哥打是在柔佛州的東南部，離開新山只不過二十六哩，乘汽車不用費一小時的功夫便可到達了。

哥打的公路共有三條，一條就是由本區直伸向南部到新山，一條從東北角直透到豐盛港，還有一條從西北角直通到龍望，恰好成了一個Y字形。所以哥打的交通相當便利。

離開市區大約有八哩之遠，有一個很聞名的瀑布。從市區車站坐巴士只需要化四角錢便可抵達目的地。一路上的景色真是「山明水秀」，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丘。山谷中一條條的淺澗，緩緩地向着低處流去。蜿蜒的柏油路，像一條巨蟒似的直向森林伸展着。兩旁茂盛的森林，遮蔽了太陽的光線，微風吹過碧綠的林海，一波一波地蕩漾着。到達了目的地，首先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帶雪白的水花，從山上直射下來，水的闊度大約有一丈多寬，真如一條白絹子一樣好看。每當星期日，男的女的都喜歡帶着食物到此地野餐，尤其是那些學生們更視此地為一個天然消暑地。但是可惜的很，自從緊急法令實施以來，在這天然的美景里就再也看不到一個人影了。

本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原是相當的繁榮，商店也很整齊的排列着，還有一座雄偉的鐵橋，每天捫過了成千萬的車輛和行人。當戰爭爆發的時候，這座鐵橋也跟着被毀壞了，現在只遺下四根柱子；但它們還是很雄壯的站立在河中。河邊的建築物也在當時被毀壞了，留下的殘牆上不知在什麼時候生了一層青苔。唉！戰爭只帶來了毀滅！

從此，哥打市也逐漸冷落了下來了，黃梨廠、樹膠廠都在戰時被破壞了，再加上這幾年來的緊急法令，離開市區較遠的樹膠園和錫礦都不能夠開採，所以本地人的生活也漸漸的困難起來了！

哥打的市政很修明，政府辦事處、醫院、警察局在柔佛州各縣中以哥打建立得最早。其實哥打的歷史比新山還要久，當新山還未開闢之前，柔佛州的首都便是設立哥打，後來開闢了新山，才遷到新山，從此哥打在政治上便失去了地位。雖然哥打有這麼悠久的歷史，但是它的文化教育還是很落後，全區華校不過只有兩間小學而已，學生人數已超過了一千以上，每年畢業出來的整百學生都不能繼續念中學，這是很使人感到心痛的事。雖然，在這兩年已開辦了兩班初中預備班，但總辦得不够完善；因此，本區的僑教也就比其他地區來得遜色。最後，我衷誠的希望僑胞多多的出錢出力，興建華校，使我們的五千年的優秀文化繼續在海外發揚光大！



忙裡偷閒談「某夜」

寒影

後，筆者認為該文有幾點應該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希望能借骨刊的寶貴篇幅來和田君及讀友們商榷一下。

某夜所述說的，是作者到了K埠，和一個妓女在旅館交談的一段經歷。雖然在故事中也表現了作者對妓女的同情心，但是由於沒有充分強調作者的主題，以致全文缺少重心。因此，就大大的減低了閱讀上的情趣，也就是說：感人並不很深。

一篇文章的主要作用，是要揭開現實的醜惡面，同時指導人走向光明，這樣才不失作者日夜絞盡腦汁的苦心。可是「某夜」，在教人好的方面沒有明顯的指出，適得其反的，倒會使讀者學到許多叫妓女的門路，給意志力比較薄弱的讀者一種壞的影響，這可說是田君在處理題材時一大缺點。

妓女是現社會中的一個大問題，作者既然把它提了出來，就應該把阿香淪落為妓女的前因後果，仔細地刻劃出來，而不應只敘述這一段經過，把問題的核心輕輕放過。試問：是不是「年老的祖父祖母，弟弟妹妹……：要穿衣吃飯」只讀過四年書，連信也不會寫」這幾句話，就算寫出了一個少女之所以被迫出賣靈肉的癥結呢？

作者採用了以第一者直述的方法寫「某夜」，看起來令人感到非常親切，這是很好的寫作法。不過，若是不以直述法來處理「某夜」這種題材，而用側寫的話，就不用費去了那許多不必要的對白了，同時對阿香的遭

很幸運的能在蕉風第十二期上看到了田里夫君的一篇小說——某夜。不過，在讀餘之

顯耀。

雖然，我們寫一篇文章不能太過於主觀，但是，也不能一味太過於客觀，太客觀的作品，就等於一幅只依照對象一模一樣搬上畫布的畫，不會給欣賞者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當作者聽到了阿香的一顆純潔的心被染上一層暗影時，就應該極力的給這暗影一個正確的評擊，決不應該聽到了「除了這個，我又能做甚麼」時就啞口無言，你應該大胆的給她一個指示——這雖是社會的大問題，但作者總有他個人的意見，這就是文化工作者的神聖天責。

總說一句：田君的這篇作品並不很壞，在題材，文句，結構上都有可取之上處；只不過沒有把文中的靈魂充份強調出來，而使讀者發出共鳴，這是美中不足！倘若田君不因此次的小失敗而灰心的話，以後再繼續努力創作下去，將來一定不難成爲一個有前途的青年作家。

最後，要告訴大家的：筆者並不是一個文藝批評家，也不是對寫小說特別有心得，筆者不過是一個愛好閱讀文藝作品的青年而已。



這一期，寒影讀友寄了一篇批評性的文字「忙裡偷閒談「某夜」」到新開的「蕉風信箱」來。田里夫是本刊一位很熱心的讀友，「某夜」是他投寄本刊的第一篇稿，由於題材是他自己的實際經驗，所以寫得親切可喜。但是寒影所批評的也非常中肯。可見得有心寫一篇好文章是一件事，怎樣寫好又是一件事，這中間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我們很歡迎寒影這樣的文字，針對發表在「蕉風」上的任何一篇文章，提出問題來探討；不贊成可以提出辯駁，舉行論戰，這樣的研究上才能獲得進步。希望常把你們的「讀後感」寫來，一篇文章實在值讚頌，請不要「而要誠懇忠實的批評。」



小學生的良師

媽媽們的助手

兒童樂園

星馬各大書店有售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華榮何 (畫漆) 鳥啼

零售每冊二角